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八十二回 斷鐵雙關密計 開銅鎖方便陰功

素臣向飛娘說了幾句，當將淨慧放綁，與淨業同撥入飛霞女兵隊中。喚出立娘，帶到神樓，把樓板蓋下。立娘覺有詫異，忙問何故。素臣滿面笑容，說道：「再四勸你令姊，執意不從。我愛你相貌武藝，意欲收你為妾，故領上來，親口說知。你若從我，令姊就無奈你何了！」立娘漲紅兩頰道：「文爺怎說這話？咱雖失節，現在既與鐵郎為夫婦，文爺豈可相戲？」素臣道：「我非戲言，實是真心。令姊既不相容，鐵兄豈能包庇？若為我妾，可免失身匪人。況我與鐵兄，相貌武藝孰優孰劣，你豈不知？良禽擇木而棲，何可執迷不悟？」立娘道：「家姊若不相容，咱亦惟有一死！文爺相貌武藝，與咱什麼相干？若不放咱下去，嚷將起來，文爺面上須不好看！」素臣發怒道：「此名神樓，憑你撞鐘擊鼓，外面俱不聽見；即使聽見，亦沒人敢來勸阻。你被妙化所擒，即歸妙化；被我所擒，即歸鐵兄；還講那死字則甚？你兩次被我擒獲，若即時收你，已久為我妾，也說得不相干嗎？我本欲擇一吉日，你既敢於倔強，我便不拘禮數。快快脫下衣裙，即此順從，是你便宜；若教我用強，撕衣碎褲，便真個不好看了！」

立娘大哭道：「咱被妙化奸污，原本要死，被他花言巧語，說皇帝怎樣無道，景王怎樣英明，他將來就是姚廣孝，要做開國功臣，與咱誓為夫婦，享受榮華；咱被他說惑了心，才沒尋死。前日被鐵郎奸污，又因文爺神數，說是姻緣；聽得家姊要來，又動了姊妹之情；故忍恥偷生，想從此改邪歸正，為朝廷出力，以贖前愆，原不是安心做那沒廉恥的事！如今文爺既說失節之人，講不得死字，使咱有口難分；只求把腰內寶刀，將咱一刀兩段，便見咱非一味無恥，貪生怕死之人了！」

素臣大笑道：「你真個拼得死來，這死是盡頭路！若從了我，將來享受榮華，快活不過，怎要走這盡頭路起來？可不辜負了你這相貌武藝？你須仔細打算，不是兒戲的事！」立娘厲聲道：「別無打算，只求一死！」素臣道：「也罷，你敢說三聲不從，便真個一刀兩段！」

說罷拔出寶刀。立娘大叫三聲不從。素臣道：「真個不從，須吃我一刀！」將刀向空劈去。不防立娘面不改色，反把頸向刀一迎，素臣失色，幸是縮手得快，已帶傷額角，血流滿面。飛娘忽從窗外推入，抱住大哭。素臣揭起蓋板，跑至房中，尋著那包藥末，飛奔上樓，遞與飛娘。抓出一把，掩住傷痕，解下汗巾，替他紮好，相抱而泣。素臣收刀入鞘，說道：「如今熊姊是相信的了；立娘須諒我苦心，恕我無禮！」

立娘見窗外飛娘跑出，知是素臣用計，顯出了他的真心，心裡反甚感激素臣。自此姊妹相好不提。素臣下樓，與天生說知，亦甚歡喜。

飯後，柏節冊報：城內城外屍骸，共計一千二百十具：內六十三名和尚，二十八名道士，一千一百六十名男子，十三口女人；身邊搜出一百十二張諭帖，一百六十張札付；傷而未死者，和尚三名，道士一名，男子二十二名；捆獲者，和尚二名，道士一名，男子五十六名；槍刀劍斧等兵器，一千二百九十件，軟甲三百三十副，皮掩背心四百二十一件，銀二千三百五十兩，錢七萬九千三百文。纏袋、夾袋、荷包、手帕、解手小刀、懸魚、牙杖等六千三百六十三件。和尚、道士身邊搜出淫器、淫藥各並一包。

素臣吩咐：把十三個女人，另做一堆埋葬；其餘僧道男子，作一堆埋葬；傷獲者監禁；札付存查；銀錢兵器各物貯庫。將淫藥包打開，凡是補天，易容丸都留下了，其餘及淫器即時燒燬。才發放去，又是外護汛守備冊報，各船俘獲人口貨物，查有四十三名男子，十名女人，都是舵工水手家口。吩咐：將男女分監暫禁，米糧歸倉，銀錢軍器、衣服、綢緞、洋貨等物歸庫，發放過去。又是楊禮、桂智呈送東豐、西樂兩堡冊籍，所開綢緞京貨物，吩咐也歸入庫。打發去後，開了兩廊，把捉獲擄腳的男女也分別下了監。發放已畢，正待查問立娘傷痕，恰好飛娘、立娘帶著丫鬟出來，鋪氈拜謝。素臣笑道：「熊姊，你是豪爽不過的人，怎一嫁了人，就有這許多禮數？」

飛娘道：「這禮不為嫁人而設。奴等同胞姊妹，一母所生，若非文爺試出真心，便終身不能相好。舍妹兩次被擒，早晨若不用刀架隔，險些被奴傷命，怎不該拜謝呢？」天生道：「這個該拜！」拜罷起來，又命四個丫鬟叩見。素臣看去，一個是黑兒，兩個是立娘的徒弟，因指那一個說道：「此兒面色雖白，眉目卻酷似黑兒，莫非姊妹？」飛娘道：「一些不錯，此名白兒，向在舍弟處使用，乃黑兒胞妹也。素臣注視白兒，暗付：奴婢中乃有如此骨相！四人磕頭起來，素臣即問立娘之傷，立娘道：「原沒傷骨，再被那藥一掩，立刻止血止痛，便全然沒事了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有用你之處，你肯出力嗎？」立娘亦大喜，說道：「昨日那般廝殺，各人出力，獨空著奴，心裡百不受用，卻只好恨著自己！如今若蒙見用，是感激不盡的了，還肯不出力嗎？」素臣問：「可曾到過屠龍島中，知其險要曲折？」立娘道：「屠龍、釣龍，俱到過兩次。屠龍島主妙元和尚是妙化的師弟，一路關津隘口，都不盤詰的。屠龍所侍者，中流關。關在兩山之間，只通船隻，又只可兩船並行；關前關口，水中鎖有鐵；關上排著強弓硬弩；任你雄兵猛將，攻它不破。關內俱是平原，別無城郭，四週高山，天生石壁，裹峙海中。不破此關，島不可得；一破此關，島亦不可守也。」素臣暗付：與虎臣之言相合，便喜其與島主熟識。當寫一封密札，寄與日京，撥一隻飄風島的島船派了四員將弁、一百名兵跟隨立娘，密囑道：「你投書之後即至天津，令徒弟去通知武國憲，叫他轉達景王，說你已刺死紅須，亦被格傷。斬仁已得了護龍島，現在征剿青霞等島，可速發兵，抄襲況兵之後，與屠龍島夾攻，立刻可破。師父因走急傷發，不得去見王爺，特命我來，專懇速奏。如此，則武國憲必先送信島中，你便悄悄約會虎臣，照著密札而行，便可得屠、釣二島矣！」立娘得令而去。時已響午，鐵丐、梅仁回來繳令，說：「百靈澳有三百兵，紮一水寨；因我兵駕著巨石島的號船，還只認是報捷的，不作準備，被我兵一攻即破，只逃去一隻小船，其餘兵將非降即死。所獲船隻、人口、米糧、銀錢、軍裝各項，俱在外護，現令造冊呈驗。」

素臣道：「我令你們攻飄風，何故即回？」鐵丐道：「咱們遵令前往，接著青霞報捷的船，說飄風島民已降，方有信來請島主安民，故此沒去。報人在外，請文爺軍令。」素臣道：「龍兄要親去走遭。」

天生道：「該怎樣設施，還求教訓？」素臣道：「你到那裡不過坐一坐殿，安一安民，巡視倉庫、城池、關隘、監獄，弔孤恤死，赦罪免捕，行些寬恤之政，即令方有信權主島事，你便同以神回來。大約一二日內，還要到巨石島去，不能耽擱也。天生依言，料理起程。」

素臣把假試立娘及命往天津之事，說與鐵丐知道；吩咐統領原帶的五百軍士，同著梅仁速往天津，如此如此。鐵丐大喜而去。

二十六日一早，登州有船至島，來替飛娘做三朝，來人呈上玉麟書札說：各島並沒有敗下去的船，卻有膠州來接應兩隻商船，被玉麟截住，殺敗下去，收進困龍島去了；也傷了他百十個兵將。素臣閱過焚燒。將禮物全收，作樂開宴，款待來人。到日落時候奚囊回報：「我兵於昨日黎明，攻破百靈澳賊人水寨，只逃去一隻小船。」

巨石島聞百靈澳被攻盡發兵來救，我兵正在攻他，在路相遇會戰。彼兵先得逃船之信，知百靈澳已破，兵已殺盡，人人膽落，我兵乘勝勇氣百倍，戰不多時，便大敗下去。正要收進港去，聽說島城已被陶忠、柳義襲破，就沿海逃去了。衛奶奶入城安撫，令錦囊、李信在港口巡防，叫小的來報信，請島主前去安民。」素臣如飛付信天生，令其回船竟赴巨石島安民，就令以神權主島事，替換飛霞回來。隨取一枝令箭，交付奚囊道：「你快些回去，與衛奶奶說：『島主已向飄風島安民，一二日內即來，叫他權主島事，令陶忠、柳義、李信分地鎮壓，安撫巡防，不得違誤。』」奚囊領命方去。

柏節來稟：「東豐、西樂兩守備請示，那些商舖及唱演撮弄之人，還用著他們，還是發放他去？百靈澳人口解到，冊籍呈上。」素臣道：「唱演撮弄之人，俱用不著，從厚打發；商舖除交易外，另賞盤費，一併打發回去。人口寄監，冊籍存覽。」柏節得令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開筵宴，款待翠雲、碧雲，一則酬勞，二則餞行；就坐著做三朝的原船回去。日中時候，素臣把監中俘囚，提出勘問。飛娘不肯避人，就坐素臣橫頭，聽著素臣審勘。素臣吩咐：把捆獲受傷的五名和尚，兩名道士並擄腳被獲之內審出有五名

道士，俱即時斬首；其餘男子，共計一百十四名，搜出札付三十四道，見內有一名褚宗，札授游擊將軍，怒喝道：「你是在東阿釋放的人，怎還不改邪歸正？」褚宗磕頭如搗道：「原來就是恩主文爺，小人自蒙釋放，因家口俱在浙江，只得回去；既回家去，只得仍在靳仁門下走動。若知文爺在此，斷不敢來送死的了！只求文爺憐念苦情，再饒一次，便甘心餓死，不去見他了！」

素臣微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靳仁現在何處？他逆謀已久，怎還不舉事？這番舉動是何人主意？若把他逆謀盡底說出，便再饒你一死！」褚宗道：「靳仁現在家中，這番舉動，是軍師單謀主意；單謀現在百靈澳寨中。靳仁久欲起事，因京東京南兩寺敗壞，折了臂膊，喪了軍資。東阿自吳天敗後，京裡錢糧不得下來，改走了河南一帶，也常被劫去；洋面上被這裡島主們起義，洋盜的進奉，比常年少了十分之七；便停擱下來，不能舉動。今年正月，單謀設策，吩咐浙江運漕守備，於回空糧船上，將京裡錢糧運回。二月內又定了圍魏救趙之計，只要得勝，便乘勢收復二十六島，兵多糧足，就打算明年起事。後來探聽得精兵發付天津，島主成婚，各處收買貨物，招集要唱互市，靳仁與單謀都喜極了，說是天賜的機會。盡遣心腹和尚、道士、巨盜、刺客、並派各島兵將，來此裡應外合，剋期成事。靳仁把一個舅子潘承日，領著家眷，來做這島的島主，現在百靈澳等候捷音。此番一敗，把心腹爪牙大半折喪，便急切不能發動了。他家祖墳葬著龍穴；那年西湖發水，後山人親見他墳內發起金龍，祖宗上天，子孫就該發跡；卻反連連喪敗，墳山上五色雲氣，也消沒了！望氣的術士，原許他做皇帝；後便飄然而去，可見是不能成事的了！也有見機之人，托故辭去。小人只為家貧貪圖他錢糧活命，故仍在他門下。若有一字虛言，願甘處死！」素臣吩咐鬆綁，軟監伺候。因把那紮付內游擊以上的十一名，俱別去右足，發各處門關看守。問那守備以下及無紮付的人：「願降不願降？」眾人俱叩首求降，只有一人，獨不願降。看那人時，相貌堂堂，頗有貴相；因喝問道：「靳仁叛逆，你從他為亂，便是叛黨；我赦你不殺，但叫你降，如何還敢倔強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邢孝，曾受靳仁救命之恩，不肯背他，故但請死不願求降。」素臣問其所受何恩，邢孝道：「小人有母，家貧過荒，蒙靳仁路見垂憐，贈我粟米，常時周濟，得全母子性命，故感之刻骨。此番之來，一則奉他使令，欲為報效；二則彼指此處島主為洋盜，亦甘心為他出力。若怕死乞降，不特心負靳仁，亦何面目以見老母耶？」

素臣道：「此豈柔賊人之意也。可敬，可敬！」因親解其縛，命人賜坐。邢孝大叫道：「寧為階下虜，不為座上客！邢孝是寧死不降的，休以禮貌賺我！」素臣道：「士各有志，何敢相強？且請坐下，與你把邪正剖一明白，不至誤你一生，非以虛禮誘降也！」邢孝勉強坐下。素臣道：「你受靳仁之恩，私恩也。靳仁為天下所不容，公義也；靳仁謀逆而汝助之，逆黨也。汝徒知負靳仁私恩，即無面以見母；獨不知身為逆黨，而負天下之公義，即無面目以見天地祖宗乎？你指島主為洋盜，請問有不邀客商，不劫財帛之洋盜乎？島主輩，皆當世英雄，起義剿叛，為朝廷出死力，乃誅盜之人，而非盜也。靳仁妄立年號，遍給紮付，為盜國之計；即以粟米贈汝，使汝感恩入骨，願為之死，亦大盜之故智也。我看你相貌，頗合貴格；若肯改邪歸正，上等則名標青史，下等則衣紫腰金，顯揚祖父之名，奉養北堂之老，方為人子盡孝之事！若但感逆豎要結之私恩，而不知男子立身之大節，則身死而徒受惡名，母在而誰為侍奉？不忠不孝，罪莫大焉！竊為汝所不取也！」

邢孝聞言大悟，忙跪下去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小人也知靳仁所為不端，因老母感其恩，命我圖報，故為所使。今承文爺開導，如夢初醒；若得蒙恩釋放回去，即當領著老母遠避他方，終身不與其事。至文爺不殺之恩，教訓之德，今生如不能補報，願矢來生！」素臣道：「終身不與其事，方是正理！」因命人給以酒食，贈以盤費，聽其自去。其餘願降之人，審出有老年父母者十六人，著與褚宗一同軟監，三日後放回；餘俱配入兵丁隊裡，食糧有功，一體升拔，發放過去。

復把三個女人帶上勘問，一個是法華庵內帶發修行的尼姑，法名寶相，素臣嘗聽璇姑說起，熟知其名；怒喝道：「你師徒們窩藏男子，與靳仁妻妾婢女通姦，誘騙婦女，與靳仁及門客姦淫；專走大家，賣藥墮胎，施符魔魅；你更飛簫走壁，殺人盜財，惡貫滿盈，一死不足蔽辜！」交與飛霞女兵，作為箭垛，亂箭射死。那兩個卻是幻民，係大秦國人，能吞刀、吐火、自支解、易牛馬頭、跳丸障眼諸法，由崇明對洋靈龜島而來。素臣問其姓名，何時投入靳仁黨內，來作內應。幻民答言：「一名奢麼他，一名精夫，並不認得靳仁，因聞本島招收一切戲耍而來；恃有隱形之術，欲看島妃，故混在捧腳之內，卒然被捆，法不及施，這是實情！」飛娘等俱欲觀其行術，素臣命解其一，卻是精夫。精夫爬起，整一整衣褲，向前三步，退後三步，口中喃喃念咒，喝聲道：「著。」合殿的人，除了素臣飛娘，俱兩眼昏花，不見精夫之形。精夫飛步向前，便掣素臣佩刀。素臣一手拿住，飛娘拔劍斬下，素臣忙用刀架住道：「且慢！」因問眾人，都說：「眼前昏黑，如今忽然明亮，便見文爺拿住了幻民。」素臣追究精夫，精夫道：「蠻女這術，若沒有正心人，只如此便靈；若遇有正心人，便須赤著上身方能靈應。」素臣放手，令再行術。精夫把上身衣服脫卸，將兩手弄雙乳，又拍肚臍，摩拍一會，仍是上前三步，退後三步，依前念咒，喝聲道：「著。」只聽飛娘口叫眼花。精夫這回卻不敢上前，如飛往外而走。素臣跳起便拿，精夫著急，扯脫褲子，倒任轉來，把牝戶張開，正對著素臣兩眼。素臣大怒，提進殿中，慣在地下，一腳踏住；一手拔刀，曆數其罪道：「你行術不靈，拔刀行刺，一可殺；妄思逃脫，二可殺；在殿庭廣眾之前脫褲無禮，三可殺；還有何辯？」精夫哭叫道：「蠻女行術，從無不靈；今遇天生聖人，幻術不驗，拔刀獻技，非敢行刺，情急脫褲，亦是行法；求爺爺詳察！」

素臣道：「胡說，怎脫褲亦是行法？」精夫道：「眼中陽光，須以陰氣攝之。蠻女赤著上身，弄乳摩臍便是把那陰氣攝那陽光；那知仍攝不住；又逃不脫。只得撕褪褲子，把牝中真陰來攝。這是下的絕著，除了天生聖人，便是大皇帝可汗，再無不驗的！不料仍不能驗，爺不是天生聖人麼？」素臣道：「休得胡說！」飛娘道：「他這話倒也不虛。他弄乳摩臍，奴眼便昏；一脫下褲，更是罕暗；文爺去提揪進來，眼才亮了。可見他的脫褲也是行法。」素臣道：「你願降不願降？」精夫及奢麼他俱連稱：「願降！」飛娘道：「除是文爺帶去，若留在這裡，那裡防備的來？還是放他去罷。」素臣道：「幻民不比中國，他只肯降，就不反悔；再肯折箭為誓，便終身不變了！」因問二人：「可願折箭為誓？」兩女欣然應諾。因給褲與精夫穿好，仍著上衣；並解奢麼他的縛。命取箭兩枝，兩女各取一枝，齊至素臣前跪下，口說毒誓，折為兩段。素臣就令排列白兒之下。

復將百靈澳人口帶勘，按冊有十二名女人，都是潘承日家口，一妻二妾九婢，都稱願降。素臣怒喝道：「這九個丫鬢不必說了，你這兩人是他側室，怎也求降？」那兩個女子哭道：「爺爺聽稟！」素臣道：「逐個說上來。」一個女人先說道：「奴姓弓，各大憐，原是連兵部家的丫鬢，因事出外，被潘承日收占為妾。潘承日兇暴異常，姬妾婢女打死無數，如伴虎狼一般，誰肯為他而死！」一個女子接說道：「奴更可憐，奴與寡母路行，被潘承日搶回，奸占為妾。母親不甘，在縣控告，反把母親拶了向拶，押收身價。母親不忿，弔死在家。奴因手無縛雞之力，不能報仇，怎還肯從死呢！」說罷放聲大哭。九個丫鬢齊哭道：「潘承日倚著靳太監勢力無惡不作，丫鬢們都是准折搶逼來的；兼有這太太助紂為虐，火上澆油，輕則拶打，重則非刑，前後致死不計其數；丫鬢們如何肯死呢！」

素臣喝問承日之妻道：「你莫非也是搶逼來的？怎助夫行兇，致死多命，又不肯從夫而死，情願偷生失節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妾身姓柯，父親柯由，官居吏部；哥哥柯渾，現在江南為官。丈夫性暴，妾身惟有勸諫，從無助虐。因丈夫平日寵妾凌妻，全沒夫妻情分，故願乞降，或做尼姑，或做女冠，以修來世，並非偷生失節！」素臣冷笑道：「你原來是柯由之女，柯渾之妹？」因喝問眾丫鬢：「如何誣謗主母，快實招來？」眾丫鬢哭叫道：「主母性情，比主人更素。主人處置丫鬢僕婦不過用拶、用夾；主母更是輕則火烙、剪挑，」說到那裡便都住了口，被素臣逼問，方哭訴道：「輕則火烙陰門，剪挑陰肉；重則用棒槌打入陰戶，立刻戳死！」素臣道：「胡說！」世上那有這等惡毒婦人！」柯氏哭道：「爺爺便是青天！丫鬢們恨著丈夫，故造這惡話，要害妾身！妾身若果如此，怎還肯容丈夫置妾呢？」眾丫鬢道：「太太若肯容主人置妾，從前就不害死多少姨娘了！現在這兩位姨娘，也是枉擔虛名的。丫鬢現在還有說不出的苦楚，只求問姨娘，便知太太惡毒不惡毒了！」說罷一齊痛哭。素臣喝問大憐，大憐道：「丫鬢們並沒虛言，現在實有說不出的苦楚，只求驗他們下身，就知道了！」素臣不勝詫異。飛娘道：「待奴帶進去驗來。」不多一會，仍帶出來道：「天下竟有這等怪事！各人下邊，俱用皮條穿扣，鎖有銅鎖，說是只有一個鑰匙，在這惡婦身邊。平常都是如此，少有

觸忤，自然有那些非刑的了！」

素臣大怒道：「我雖知柯由之女、柯渾之妹斷沒好人，卻不料慘惡至此！」吩咐女兵，搜出鑰匙，帶進去聽飛娘即時處死。把二妾九婢並交與飛娘使喚，另有用處，飛娘道：「這等惡婦，也不堪污我寶劍！」吩咐剝去衣褲，按倒在地，把一根棍子從陰戶直通進肚腹中去，登時血流滿地，嚎叫而死。素臣在外，復把外護守備解來的舵工、水手、家口勘問過，仍令軟監候示。

二十八日日落時，外護報說：「島主回船，已赴巨石島安民。」

素臣令柏節查造功冊送核。二十九日，飛娘令幻民試演吞刀、吐火、自支解、易牛馬頭、跳丸諸法，觀者無不咋舌驚歎。素臣微笑叫上精夫來說道：「你吞刀是假，吐舌火是真；但火亦無多，是藥物藏在口中，何足為術！」精夫道：「爺看著不多火，別人眼裡，卻見得多；至說吞刀是假，爺卻見刀在何處？」素臣道：「你把刀從嘴邊插向左胳膊下，全全露出，豈不是假？」飛娘道：「咱們明見他吞刀入喉，火吐數丈，怎文爺眼中又是一樣？」精夫道：「爺是神眼，說的一些不錯。奢麼他的術，想也被爺識破了？」素臣道：「他的支解、易頭，全然是假；他合你跳丸是真，卻也不甚為奇！」飛娘道：「跳丸是真，便奇極了，怎還說不甚奇？」素臣道：「他每人跳著二十六個丸子，高下疾徐，蟬聯不斷，只在手勢停勻，習練純熟，尚是可能。」飛娘道：「他每人兩手跳有五七百九，怎說只二十六個丸子？」奢麼他、精夫一齊跪下道：「蠻女們每人實止二十六丸，爺的神眼，真怕死人！二十六丸，有二十六影，九影上下，參差相乘，幻出六百七十六丸。若是高手，一倍幻出倍半，便成一千一十四丸。最高神手，幻出兩倍，便成一千三百五十二丸，其實原只二十六丸也。」素臣暗忖：《後漢書》所載跳丸，數乃至千，還不是最高之手；幻民之幻，乃至此乎？三十日早晨，把軟監人犯，俱釋放過海。日中天生回島，大排筵宴，拜謝素臣收並兩島之功，並酬飛霞助戰之勞。素臣居中，南面。天生向西，飛娘、石氏、飛霞向東，各自一席。席間，天生說起飄風島民情：「若非方有信在彼，不能平復；文爺何以知之，特著他去招撫？據他說，放米救濟島民之事，並沒與文爺講起。」素臣道：「這是方有仁在福建說的話，前日審那俘獲之人，內有一名刑孝，也因遇荒年，受靳仁粟米之惠寧死不降，可見食為民天，是第一件要緊事。我意欲舉一義會，湊齊幾萬銀子，秋收赴遼東收買米穀，春時平糶，遇荒則賑。如此數年，則洋內諸島及近海州縣，無不歸心；雖有百靳仁，不能敵我矣！龍兄熊姊衛嫂，以為何如？」三人俱極口贊成。素臣因討過紙筆，為敘義會之意，定每會出銀萬兩，無力者兩人並做一會。自己先列名作一會，派日京一會，天生一會，如包一會，虎臣一會，玉麟一會，奚奇、尹雄合一會，聞人傑、朱無黨合一會，林平仲一會。會銀都在七月以前取齊，八月赴遼東採買，分貯屠、護、生、扶四島。白兄處，我過海即向說知。東阿、福建，留書在此，前去知會。復叮囑：平糶賑濟，獨空僧道；前日搜出淫器、淫藥，都在和尚、道士身邊！說到那裡，飛娘變色而起，叫聲阿唷。眾人都駭然不解其故。正是：

男子仁心周萬姓，佳人殺性憶雙頭。

總評：

素臣不試立娘，不特飛娘不容，立娘亦何顏居此？鐵丐雖莽亦不信立娘之心也。迨後素臣改常，猶有銀兒之疑；若此時不試，更當何如一失足時千古恨。士君子尚其鑒諸用。立娘破屠龍，真如家人盜財，然不試出真心便不敢用。則此一試不特全姊妹、夫妻之好，取勝屠龍已若探囊耳。

試出真心固屬敢用，而傷不速愈又不能用也。然則飛娘掛頭已為素臣收藥之地，素臣收藥之地已為立娘破島之地。蛛絲蟲跡，屋漏蝸延，不即不離，有意無意，其妙何如？

素臣料亂，如發復觀火。獨令鐵丐協攻飄風，為落空之著，不知「唾手得之」四字內已料定，飄風一島可以不戰而降。其令鐵丐協攻乃臨事好謀之意，必如此萬為萬全。吾天子嘗云：「我戰必克。」素臣於「必」字有深悟焉。

第三回千里大山忽而飛來者，旋復飛去，令人積疑積悶；至十二回之後乃始得見其一峰一岫。直至此回忽於無意中勘問褚宗，竟使全山俱見，連連喪敗，雲氣消沒，術士飄然，見機托故。素臣初出茅廬之功至於如此，不亦快哉！

俘獲者非殺則降，則潘承日之妻妾亦乞降恐後耳。乃有一倔強之邢孝從而振之，此文章這起花發浪處也，否則落平平則無奇不成文矣，學文者須知。

法華庵尼姑亦起花發浪處也。補出鸞音、璇姑耳聞目見諸鬼怪事，特一二以例其餘，無墨處隱隱有文，斯為妙手。飛簷走壁殺人，與紅須、飛娘、立娘等耳，而為盜財之見，則相去霄壤矣！勾男奸女、勾女奸男，此尼姑常技，而靳仁之丑露、佛門之孽者，一筆作數筆用，真能用筆者！

海西幻民亦起花發浪處也。而烏中救駕全賴其力、演術一段正為滄海樓地步。帷燈匣劍，奕奕鏘鏘，妙不可言！

承日妻妾亦起花發浪處也。邢孝宜降而不降；此不宜降而降皆奇也。惟奇，故文兼見靳仁親黨之惡，柯渾貪酷之報；而大憐於此出見，以終單姨之局，亦是一筆作數筆用者。

幻民幻術更為雙降一回伏脈；獨不能障素臣神目，又為天羅數回伏脈。素臣辟和光，以吞針、吐火為江湖戲法，撮弄耍人，故特以幻民為法；王真人先掛一影，真屬妙手空空！